



护研

[北京协和医学院

School of Nursing PUMC

序·仙人旧馆·无何有之乡·守夜人说·护航访谈

2020 第二期

目录

序

北京协和医学院护理学院护航杂志社



仙人旧馆

我的维修手册 01

德语的晾晒 06

二、



无何有之乡

雾/秋日愿
15
述怀
江南
俯首躬身
山记
如斯幸福
舞会

16
17
23
25
28
30
31

三、



守夜人说

死亡的妖魔化——《球状闪电》读后感
话说老协和
葛兆光教授视角下的古代中国
护航杂志社人物专访——学生会主席 荆舒学姐

32
35
40
43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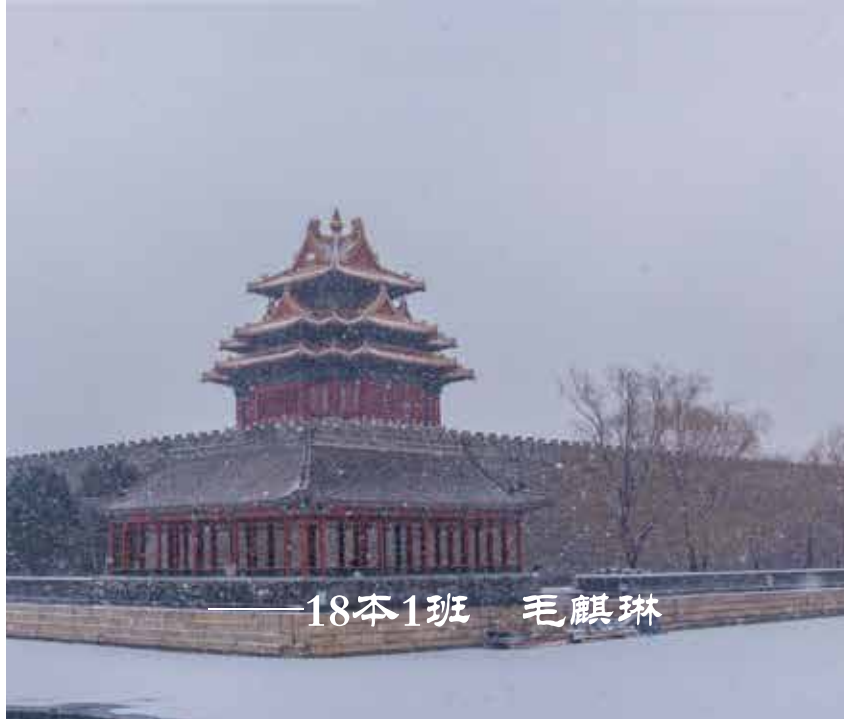


护航访谈

序



初见



——18本1班 毛麒麟

我初见北方的雪，初见北平，洋洋洒洒的初雪，说不出是什么即将到来的一时片刻。月落乌啼啊，霜满天，此时的雪啊，只能对着俗人一个。没有酒，没有火炉，没有我的脚印，没有一切用来迎接的礼物。外面的雪，还是洋洋洒洒，里面的人，难得如此柔软。

真的，从没有过的安宁，从没有过这种神奇的温暖，谁能说清楚，为什么初雪带着凉意而来，我的心里却满是温暖呢？我的小火炉好久没有发挥作用，今晚的皑皑小意唤醒了它。火炉化成水

流淌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催促着：“出去吧，出去，看看今晚的北平。”我想，北平的银杏枝桠褪去金装等来了她，北平的小雀扑腾着翅膀，北平的人从屋檐下探出头，呵一口白气：“今年的初雪来的挺早，好事儿。”

好事儿，我与你的初见。

来来回回，我呆的时间不长，却很快拥有归属感。迈向独立的小小的人，总是对自己踏上



第一个脚印的地方感到满足。这里比不上家乡的燕子呢喃，这里远胜未知的远方。逃避思念，逃避未知，我与这个城市的初雪相见。在一个满心混沌、全身瘫软的夜，只剩下一个晃水叮咚的脑子，晃向左边归巢，晃向右边迈脚。如果我现在向右，初



雪里会有一双脚印，大地显现后再消失吧。周围的人不是北平的人，所以狂奔，张开怀抱去迎接冰凉的温柔。我看着一只只长着翅膀的背影掠过，这远比灯下的晶莹更让我柔软。真是罕见，全身上下最坚韧、最有力的心肌，为什么在还没触碰到白雪的时候



就可以这么柔软？那些踏进寒冷的脚步，奋不顾身、义无反顾的样子，过于美好，比小龙虾美好，比紫藤花美好。我见过这些翅膀，我很荣幸，我很高兴。

我是迈不出门口的小孩，看着漫天飞雪，比梦更加遥远地飘荡啊，飘进了哪里？进了几户人家？看了几场笑意？以往忽略的想念洋洋洒洒，配着这一场初雪，好像没有那么难熬。此刻初雪，我在北平想着何时可以见到金陵。贪心得很柔软、很坚定，可能一声叹息就能跨越山水，吹落一叶小雪，飘进几回梦里的说不清道不明。她来的真巧，巧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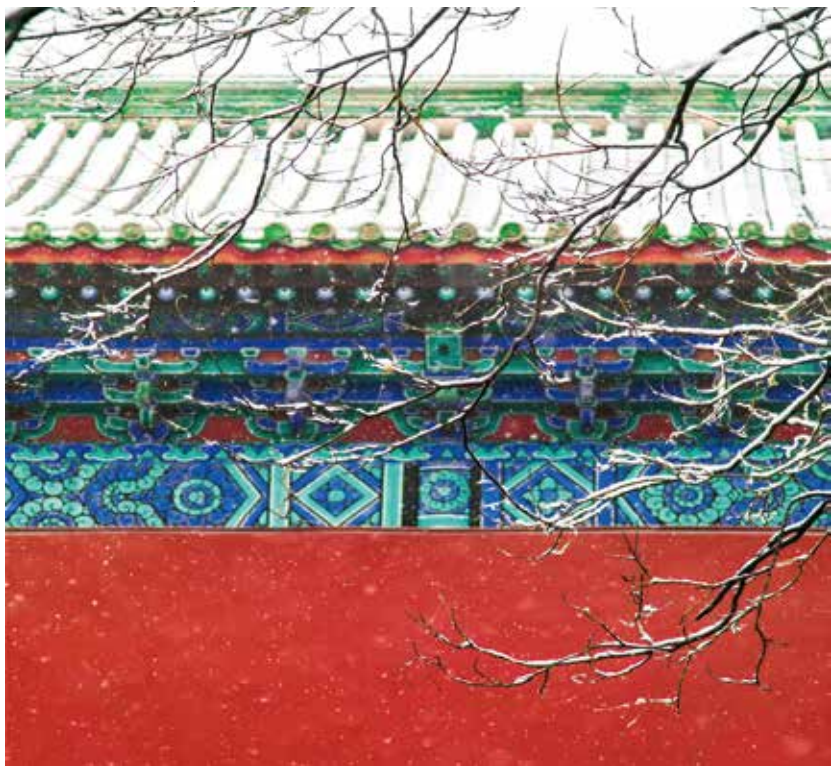


我正在思念一些东西，几千年前的琵琶，几百年前的火炉，几年前的皑皑山道。但是不巧的是，忘了买酒，忘了邀约，忘了不止一个人的安静最戳眼窝和心窍。等着吧，第二次，我扫榻相迎，来时远方，白雪春色。

就是这个城市，带着一身风尘历史，在这一场初雪中让我安静得恍惚不曾存在过。远方的来客，穿短褂的、穿长衫的，在哪个我不知道的时候见过这一场美丽的雪啊？我想着黄叶村里老树，遒劲的黑色的枝干，没有叶子的树端，有一个才华令我震撼的人

在这里闻着墨香感叹一瞬的花开富贵。此刻的植物园里是否还有哪一支花开得娇娇弱弱、颤颤巍巍？我想去拜访她，寻一丝百年前的踪迹，带着满腔说不出的感动、温柔、荣幸、沉稳。

你好哇，北平，初雪。



仙人旧馆



我的 维修手册

20本3班余丞婕

一

熬了一天，拖着疲倦的身体，扛着日益增重的书包，我从学校回家。在书桌上摊开今天要做的作业，深色的书面在落日的余晖里显得更加黯淡，想着生物等级考还有差不多一个月就要降临，自己还有一大堆的知识点没弄清，看着满书桌散装的卷子和复习资料，大脑不禁突突地跳着。传染病……瘟疫……看着也许考完后这辈子就再也不会碰到的内容，鼻腔里好似涌动着一股淡淡的腥味，应该是每天只有三小时睡眠导致的吧。还是稍微休息五分钟再继续吧，身体的这种状态真是令人烦躁。深深皱着眉，强迫自己闭上眼趴在桌上，头逐渐沉重了起来，随着一阵刺痛，不知不觉竟缓缓失去了意识。

再次醒来的时候，模模糊糊看到的是一个简朴的木屋。屋子虽不大，却显得十分温馨。床帘是由一颗颗小珠子串起来的，看不出什么材质，床头挂着几株艾草。金黄的阳光透过拱形的木窗洒入屋内，空气中弥漫着的是淡淡的檀香。

“我……”

“小姑娘，你醒了？”揉了揉眼睛，依稀看到一个老爷爷从远处走来。银色的发丝在阳光下微微的闪着光。

“我们从田地里把你捡回来的，王婆帮你换了身干净的布衣，你是从哪来的？”

“我记不清了……您可以给我

讲讲这是哪儿么？”仔细一想，大概自己是穿越了，活了十七年，我还真是没想到最后竟遇到了这等奇事，说不定是之前过劳猝死了吧。想着想着，不禁不甘地笑了笑。

“这是彼勒格村。”老爷爷笑了笑，“世世代代，大家也都没离开过这里，平日里种种田，织织布倒也是活的安逸。”

“我暂且想不起什么……不知能否先在这住着？”

“不打紧不打紧，就在我这住下吧。我老伴走了后正巧空出了间屋子，我也闷得慌。你要是不嫌弃，想住多久都可以。”老爷爷貌似是好久没连续说那么多话了，气息有些微微的喘。

“谢谢您！”

“那么客气干什么，叫我李爷爷就行。”

二

短短和李爷爷聊了几句，稍微也熟悉了彼勒格村。伴着暖洋洋的阳光，走出李爷爷的家，映入眼帘的是绿树成荫苍翠欲滴，四面青山环绕，有些透明的雾气将阳光分成了一束又一束。再往外走些，满地的水稻庄稼铺成一大片，星星人影点缀着农田，稀稀落落竖着的稻草人画着笑脸，倒像是在欢迎鸟儿短暂的憩息。可以说是一片祥和。兜兜转转逛了大半天，到也有不少热情的叔叔阿姨愣是拉着自己聊天，还塞了不少蔬菜水果，不免让自己对这与世隔绝的小村庄产生了不少的好印象。

随着太阳缓缓降到地平线以下，我又回到了李爷爷的家。刚到门口，就听到了爷爷的咳嗽和大喘气的声



音。
“爷爷，您是不是受寒了？”我赶忙跑了过去。

“大概是我老伴想我了。”爷爷对我笑了笑，“这个村子的老人大多都是病死的，一旦染了风寒，又没有年轻人的气力，大多都扛不住就这样去了。”

“你们没有看病的医生？”

“医生……这是个什么？”

“村里的人得了病，都是靠自身来康复的？”我揉了揉太阳穴。

“咳咳……”爷爷微微喘了喘气，粗糙的大手摸了摸我的头，略显虚弱，“生老病死都是常态，我这把老骨头时日也差不多该到尽头了。老天爷大概看我活的可怜，赐了你这么个乖巧的娃娃来送我离开。”

“爷爷，您这里否有桔梗还有百合？”思索了片刻，倒是想起了当年在书上看到的只言片语，想着这里既然从没用过什么药物治疗，那一般的草药应该能起些作用。

“这些都有，以前老伴喜欢花草，倒是在后院种了些。”

拿上爷爷家的小铲子，我在月光下找起了需要的药材。洗净，剥取鳞叶，

放入水里微微煮着，待到微沸时取出，放在窗台上等待干燥。

“孩子，你这是……”



I Own a World

“等到明早，我试试治你的病。”我笑着看着爷爷，爷爷看上去不太相信，但也是微微弯着嘴角对我点了点头。

次日正午，药材已经晒得半干，拿出其中的一些泡在热水中后，我便拿去给李爷爷服用。李爷爷见着这药做的有模有样，便一口闷了下去，竟还感受到了一股回甘。

陪着李爷爷休息了一下午，一天下来，咳嗽确实好了不少。晚上就寝时，李爷爷竟第一次半夜三更没咳醒，这几天来终于睡了个安稳觉。

三

在与李爷爷商讨之后，我便在李爷爷家门口摆了个小摊子，在李爷爷的到处宣传下，每天都有不少人带着孩子带着年老的父母来这里就诊。有次，邻家的吴叔打猎时不小心弄伤了手出了不少血，我便找了些地锦草捣烂敷在吴叔的伤口处，不一会儿血就止住了。久而久之，邻里相传。随着村里因病逝世的人越来越少，我不知不觉竟成了村里的“活神仙”。

四

在十一月的最后一天，村民从山上救下来了个昏迷不醒的外人。好心的村民把他送到了李爷爷家，围在一边等着我给他疗伤。

看着躺着草席上，身上残有血渍的男子，我心中不免猛的一顿。

“咳咳……咳……”男子闭着眼，猛



I Have a Dream



然
咳了
几
声，又
没了动
静，只是嘴
边和衣服上的
红点又多了几

个。

“这人不能救！”看着男子这幅状况，我心里骤然升起强烈的不好预感。这症状和我穿越前在书上看到的那道题太像了，很大可能就是瘟疫。在这么个落后的村庄里，平日的小感冒小咳嗽还能靠熬煮草药加强锻炼撑着，这要是瘟疫来了，可是要灭村的。

“小神仙，虽说这是个外人，我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是啊，况且您能耐那么大，我们这所有病您都治好了，这个您也一定能行！”

村民倒也都是好心肠，看着倒在地气息越来越淡的男子，不免生出了怜悯之心，有些强硬地让我收下这个病人。

“这……”

“孩子，就收下吧，之前我把你捡回来，你也帮了我们全村。你们都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你瞧他伤的那么重，真是太可怜了。”李爷爷从屋里走了出来，敲了敲拐杖，示意我还是顺从大家的意愿收下他。

五

“小神仙，最近我家孩子咳得厉害，您给的那些汤药已经没用了！”没过几天，隔壁吴嫂就带着孩子老清早的过来敲门，“孩子发热了，敷了冷毛巾也没有降下来，昨晚还有些咳血，您快帮他看看！”

我揉着眼睛走出家门，看到的是一个脸被烧的通红的小娃娃。

“自从上次孩子吵着嚷着要凑热闹来围观，就开始咳嗽发烧，这到底是怎么了呀！”吴嫂急躁地挪动着她那肥胖的身躯，硬是想从大门外挤进来。

“你别急，按我的办法回家继续熬药，这几日让他待在家别瞎晃悠。”看到吴嫂儿子迷迷糊糊的样子，我赶紧加大力气关紧了大门。


“孩子，吴嫂他们家怎么了？”李爷爷被我关门的声音吵醒，在屋内询问着。

“李爷爷，”我三步两步跑到爷爷床前把爷爷扶起，“我觉得是前几日那个救回来的人导致的，这病我真治不了，传起来还很快。李爷爷，这几日你可千万别出门。”

李爷爷微微点了点头。

次日，来敲门的人又多了不少，大家的症状出奇的一致，先是





咳嗽不停，最后开始咳血，止都止不住。因为长时间不开门，外面的病患逐渐也开始吵了起来。

“喂！不是说你是小神仙的吗？怎么不出来治病？”

“是啊，天天放着块能治百病的牌子，也不知道有什么炫耀的资本！”

“我家孩子这几天血咳得都要咳尽了，今天他不开这门，我就把门砸开来。”

“……我老母亲快不行了，小神仙您行行好，救救她吧……”

哭喊声、咒骂声日益剧增，村里的人数也一天天在减少。我躲在李爷爷的木屋里，依旧不敢开这扇门。

思绪仿佛回到了穿越前的那个下午，自己做的最后一题便是关于这个吐血瘟的题目，预防方法、解决措施，自己当时一个都没有想出来，也懒得看详解答案，就这么迷迷糊糊来到了这个地方。真是后悔啊——如果当时再多看那么一眼，多想一

些，是不是现在就不会窝囊地躲在木屋里不知所措。

“哐——哐——哐——”村民们最终联合起来砸坏了李爷爷的门，从被子里拽出了在小憩的李爷爷，将他与我都关在了一个大大的竹笼里。

“原敬你是村里的长者，不料你还是依旧决定与这巫婆狼狈为奸！今日，这人要是治不了我们大伙儿，那就把你们丢到河里祭给老天爷！”村民们举着棍棒围在竹笼周围，恶狠狠地盯着我和李爷爷。

“可……这病是那个外人带来的啊！”李爷爷见我沉默不语，便转头朝着村民直喊冤枉。

“既然危害那么大，那怎么不提前阻止我们把他留下？”

“我阻止了，你们不听……”

“我们治不来病，不懂是应该的，我们要留下，你怎么不坚定你的想法？怎么总把错误推卸给我们这些个生着重病的可怜村民？”

“是啊是啊，我儿因为这妖女人，现在躺在床上爬都爬不起来，今天她要是不把我儿治好，我要她的命！”

四周的村民对着我和李爷爷指指点点，满嘴恶言，似是忘记了之前自己待他们的好，自私地只想着自己，强人所难。

六

一天很快就过去了，不会的题目依旧还是不会，没有参考答案，没有老师教诲，根本不知道这药该从何下手，最后落得全村熄灭。

村民们见自己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便合力将竹笼狠狠地丢到了深深的河里。水慢慢满了进来，一秒一秒地往上升，心脏控制不住地“咚，咚，咚”跳个不停。原来濒临死亡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吗？真不甘心啊……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活的那么失

败。

“孩子……

咳咳……”李爷爷猛地咳了好几声，像是想起了些什么，

“我当年就不该把你捡回来，我这一老头子没什么留恋，可你……”

“李爷爷，”我顿了顿，感受到了河水漫过胸口，巨大的压力让自己的心脏跳动得愈来愈沉重，呼吸开始变得急促，有一些喘不过气，“是我害了你，我要是之前好好学习，这病我肯定能治好。”

“下辈子投胎，你一定能成为当时你和我说的那个什么医生……咳咳咳咳……老头子身上只有几株艾草，要是有缘，你再给我治病。”

李爷爷将艾草塞进了自己布衣的口袋。水最终还是漫过了脖颈，漫过了嘴唇，漫过了鼻腔，漫过了逐渐变得空洞的眼睛……冰冷的河水刺入身体的各处，又冷，又疼。大脑最后传来了一阵刺痛，最后眼前沦为一片跌入深渊才能望见的黑暗。

七

“咳咳……”揉了揉太阳穴，从手臂上抬起头，台灯还是台灯。视线还是略显模糊，突然间想起了什么，摸了摸口袋，空落落的触感让自己觉得不是那么真实。

视力逐渐恢复，桌上摊着的还是那道吐血瘟的题目，赶忙拿出答案阅读了起来。看完详解，悬了很久的心终于放下，眼眶逐渐变得湿润。


彼勒格村一定存在，死亡的感觉并不会欺骗自己。

我又回想起了李爷爷临终前和自己说的话，擦了擦眼睛，便从书柜里拿出了一本空白笔

记，开始将所有不会的、做错的题目和解法都记了上去，也是时候修正那个不愿解题胆小懦弱的自己了。

我给它取了个大大的名字——我的维修手册。





德语的 晾晒

作者：19本1班 李漪洋

我是被同一间屋子的安娜叫醒的。

没有堆着团团白云的蓝天，没有被阳光映照成淡黄色的纱帘。我眼前的，是安娜忧心忡忡的脸。她皱着眉瞪着眼，似乎想要尽可能地摆出严肃的神情，深棕红的发卷垂在脸颊两侧，抱着手的安娜轻抿嘴唇，我猜此时她是在酝酿教训人的台词。可殊不知哪来一缕调皮的风从窗帘之间的缝隙窜进，白色半透明的纱边缘荡开波纹，一缕阳光从这狭小的空间趁虚而入，悄悄攀在安娜的发上，等到风平，那抹耀眼的浅金色也不见踪影。

“你怎么又在窗台上睡着了。”她长长地叹了口气后，随性地拍拍我的腿让我往里挪了挪，而后，安娜自然地顺着裙摆，挨着我也在窗台坐下。实话实说，这是一个相当宽敞的窗台，足够我自在地躺在上面。

“本来是想晒一会太阳，后来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侧过身子是为了更好地交谈，我枕着自己的右臂，和安娜有一没一地闲聊起来，听到我的说法，安娜偏过脸向我投来目光，一副好像就知道我会这么说的模样。

“拜托您了，亲爱的小姐，请不要再睡在这里了，上一次是谁受凉发高烧，苦不堪言？”“抱歉，抱歉。”

的确是有那么一次，我与安娜一齐到泰国的某个小岛度假，前一夜我们在曼谷集市兜兜转转，各自都有想

要购买的玩意，一旦遇到制作手工皂与精油的店铺，安娜一定要进去瞧一瞧，而我在旅行前就对泰国特有的驱虫喷雾与治疗烫伤和蚊虫叮咬的青草膏颇有兴趣，当某些行为成了习惯，不管到哪都会延续。

回到酒店后，我们各自坐在各自的床上做着各自的事，在我记账的时候，无事可做的安娜挪了个位，坐到我的身旁，她摆弄着小物件。“你买的这些小玩意都蛮实用的，是给家里的长辈带的吗？而且还买了两份——”

“是，我还给以前挺照顾我的伯父伯母带了一点伴手礼。”当然，给史奈德夫妇买了伴手礼时，也顺带着给他也买了，只是这句话终究卡在嘴里，我不打算说。一旦听到“他”，安娜一定要缠着问清这个“他”究竟是谁。我是很高兴将他介绍给安娜认识，他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骄傲，可我该怎么样介绍他呢？

“他是卡尔，卡尔·海因茨·史

奈德，我的男友。”抑或是“他是卡尔·海因茨·史奈德，我的好朋友。”

我们的关系从没有被定义，没有人提及此事，也没有人询问，我们彼此的父母似乎对我们是如此的纵容，习惯了牵手，习惯了拥抱，习惯了礼貌或是不礼貌的亲吻，我们也曾有争执，他大力摁着我的肩膀，脸色难看的吓人，我流着眼泪呵斥他是冷血混蛋，他摔上门离开，我嚎啕大哭。最后我们并肩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他的小狗亚特不理解为什么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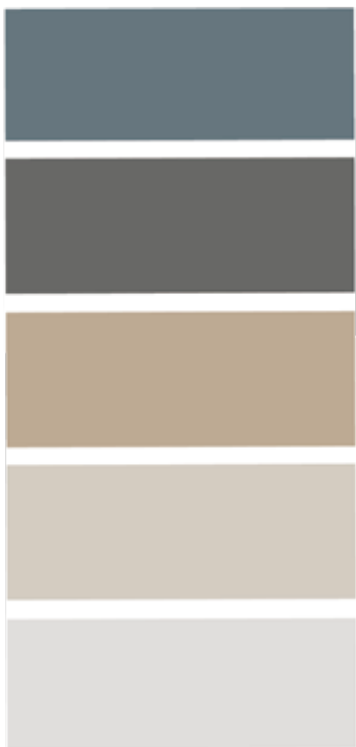
不远处有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走踢球,嬉戏的声音说不上近,也并不遥远,直到夕阳西下,我们才开始交谈,他又恢复成平日里的神色,我们谁也没有认错。他说他的母亲已经准备好了晚餐,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该回去了,就先起身,伏在地上的亚特已经摇着尾巴起身,与他的主人一齐看向我这边。

一言不发,卡尔一言不发,夕阳蜜色光芒浇灌大地,也洒了我们一头一脸,他没有一点叫我同去的意思,但他并没有迈开步子,蓝色的,像玻璃弹珠一样的眼睛直直盯着我,这是什么意思我心知肚明。他并不会说些漂亮的话,要是那天



我不迈步,也许他也不会迈步,这就是他的方式。直到吃完晚餐,他送我到我和母亲居住的公寓楼下时,我们也没有人先低头道歉。

我们没有道歉,也不会有人道歉的。一如既往,我跟在他的身后,他要比我走得稍微快些。晚饭吃得很愉快,他的小妹妹玛丽一个劲说着有趣的事,和蔼的史奈德夫妇并没有询问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是在吃完饭后,史奈德先生一如往常叫卡尔送我回家。那时候我在厨房和史奈德女士还有玛丽一块收拾餐具,也许是听到了史奈德先生的话,史奈德夫人忽然与我交谈。我用毛巾擦拭着盘子上的水,而史奈德夫人正戴着手套清洗着餐具。“小女士,虽然不



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但你们之间的不愉快很快就会过去，我知道大人不该对这件事说些什么，可是大概是因为珍惜，只有你们能解决这件事。”

走在回家的路上，路灯一个接一个从我们身旁经过，温柔的灯光也接连掠过我们的头发与面庞，他生得高挑，背影看起来倒是赏心悦目，可我偏偏不喜欢他给我留下背影。我听过无数人称赞他的背影，那群痴恋他的女孩们在球场边简直是要掀起甜蜜的波浪，她们尽量压低声音交谈着，她们说他的背影真的很帅气。我不喜欢，我就是不喜欢他的背影。

因由情绪，我走上前去。牵他的手对我来说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灯火通明的大道上，我们并肩而走，橱窗的玻璃映出我们两个人的影像，那一刻我发自内心的感到快乐，尽管那快乐莫名其妙。我冲他微笑，他别开脸不再看我。

我们应该还在彼此生气吧？我这样问自己，

可当他回握住我的手时，我也不是那么生气了。

公寓的门就在我的面前，我们交握的手一齐松开，我道了一句感谢，比我高了好一截的男孩，点了点头，他看起来有话想说，可直到我上了楼梯，他也没说出口。

我想我该道歉，可是直到这趟旅程的终点我也没能说出那句极短的句子。

直到看到我从窗户里探出头，卡尔才从我家楼下离开，我们对视一眼，他似乎也放了心，转身离开，我很想效仿那些罗曼蒂克电影里的桥段，我可以叫住他，然后用女人的那份楚楚可怜向他道歉。可是我没有，他已经走了很远，我也看了一会。

“对不起。”我喃喃自语着，这句道歉就像是后知后觉补上去的一般，与这妙曼的夜色格格不入。

“凯蒂，你在想是什么时候吗？”

“没想什么，没什么。”我总不能说我在后悔只是牵了他的手，没有吻他吧。等醒来后，昨



不远处有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走踢球，嬉戏的声音说不上近，也并不遥远，直到夕阳西下，我们才开始交谈，他又恢复成平日里的神色，我们谁也没有认错。他说他的母亲已经

准备好了晚餐，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该回去了，就先起身，伏在地上的亚特已经摇着尾巴起身，与他的主人一齐看向我这边。

一言不发，卡尔一言不发，夕阳蜜色光芒浇灌大地，也洒了我们一头一脸，他没有一点叫我同去的意思，但他并没有迈开步子，蓝色的，像玻璃弹珠一样的眼睛直直盯着我，这是什么意思我心知肚明。他并不会说些漂亮的话，要是那天我不迈步，也许他也不会迈步，这就是他的方式。直到吃完晚餐，他送我到我和母亲居住的公寓楼下时，我们也没有人先低头道歉。



我们没有道歉，也不会有人道歉的。一如既往，我跟在他的身后，他要比我走得稍微快些。晚饭吃得很愉快，他的小妹妹玛丽一个劲说着有趣的事，和蔼的史奈德夫妇并没有询问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是在吃完饭后，史奈德先生一如往常叫卡尔送我回家。那时候我在厨房和史奈德女士还有玛丽一块收拾

餐具，也许是听到了史奈德先生的话，史奈德夫人忽然与我交谈。我用毛巾擦拭着盘子上的水，而史奈德夫人正戴着手套清洗着餐具。“小女士，虽然不都留在了那一天，一言不发的两个人与彼此回握的手



要购买的玩意，一旦遇到制作手工皂与精油的店铺，安娜一定要进去瞧一瞧，而我在旅行前就对泰国特有的驱虫喷雾与治疗烫伤和蚊虫叮咬的青草膏颇有兴趣，当某些行为成了习惯，不管到哪都会延续。

回到酒店后，我们各自坐在各自的床上做着各自的事，在我记账的时候，无事可做的安娜挪了个位，坐到我的身旁，她摆弄着小物件。“你买的这些小玩意都蛮实用的，是给家里的长辈带的吗？而且还买了两份——”

“是，我还给以前挺照顾我的伯父伯母带了一点伴手礼。”当然，给史奈德夫妇买了伴手礼时，也顺带着给他也买了，只是这句话终究卡在嘴里，我不打算说。一旦听到“他”，安娜一定要缠着问清这个“他”究竟是谁。我是很高兴将他介绍给安娜认识，他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骄傲，可我该怎么样介绍他呢？

“他是卡尔，卡尔·海因茨·史奈德，我的男友。”抑或是“他是卡尔·海因茨·史奈德，我的好朋友。”

我们的关系从没有被定义，没有人提及此事，也没有人询问，我们彼此的父母似乎对我们是如此的纵容，习惯了牵手，习惯了拥抱，习惯了礼貌或是不礼貌的亲吻，我们也曾有争执，他大力摁着我的肩



我是被同一间屋子的安娜叫醒的。

没有堆着团团白云的蓝天，没有被阳光映照成淡黄色的纱帘。我眼前的，是安娜忧心忡忡的脸。她皱着眉瞪着眼，似乎想要尽可能地摆出严肃的神情，深棕红的发卷垂在脸颊两侧，抱着手的安娜轻抿嘴唇，我猜此时她是在酝酿教训人的台词。可殊不知哪来一缕调皮的风从窗帘之间的缝隙窜进，白色半透明的纱边缘荡开波纹，一缕阳光从这狭小的空间趁虚而入，悄悄攀在安娜的

发上，等到风平，那抹耀眼的浅金色也不见踪影。

“你怎么又在窗台上睡着了。”她长长地叹了口气后，随性地拍拍我的腿让我往里挪了挪，而后，安娜自然地顺着裙摆，挨着我也在窗台坐下。实话实说，这是一个相当宽敞的窗台，足够我自在地躺在上面。

“本来是想晒一会太阳，后来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侧过身子是为了更好地交谈，我枕着自己的右臂，和安娜有一没一地闲聊起来，听到我的说法，安娜偏过脸向我投来目光，一副好像就知道我会这么说的模样。

“拜托您了，亲爱的小姐，请不要再睡在这里了，上一次是谁受凉发高烧，苦不堪言？”“抱歉，抱歉。”

的确是有那么一次，我与安娜一齐到泰国的某个小岛度假，前一夜我们在曼谷集市兜兜转转，各自都有想要购买的玩意，一旦遇到制作手工皂与精油的店铺，安娜一定要进去瞧一瞧，而





我在旅行前就对泰国特有的驱虫喷雾与治疗烫伤和蚊虫叮咬的青草膏颇有兴趣，当某些行为成了习惯，不管到哪都会延续。

回到酒店后，我们各自坐在各自的床上做着各自的事，在我记账的时候，无事可做的安娜挪了个位，坐到我的身旁，她摆弄着小物件。“你买的这些小玩意都蛮实用的，是给家里的长辈带的吗？而且还买了两份——”

“是，我还给以前挺照顾我的伯父伯母带了一点伴手礼。”当然，给史奈德夫妇买了伴手礼时，也顺带着给他也买了，只是这句话终究卡在嘴里，我不打算说。一旦听到“他”，安娜一定要缠着问清这个“他”究竟是谁。我是很高兴将他介绍给安娜认识，他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骄傲，可我该怎么样介绍他呢？

“他是卡尔，卡尔·海因茨

·史奈德，我的男友。”抑或是“他是卡尔·海因茨·史奈德，我的好朋友。”

我们的关系从没有被定义，没有人提及此事，也没有人询问，我们彼此的父母似乎对我们是如此的纵容，习惯了牵手，习惯了拥抱，习惯了礼貌或是不礼貌的亲吻，我们也曾有争执，他大力摁着我的肩膀，脸色难看的吓人，我流着眼泪呵斥他是冷血混蛋，他摔上门离开，我嚎啕大哭。最后我们并肩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他的小狗亚特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不发一言，只是亲昵地蹭蹭他的裤子，转了一圈，又来我这边撒娇似的轻轻低吠几声。不远处有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走踢球，嬉戏的声音说不上近，也并不遥远，直到夕阳西下，我们才开始交谈，他又恢复成平日里的神色，我们谁也没有认错。他说他的母亲已经准备好了晚餐，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该回去了，就先起身，伏在地上的亚特已经摇着尾巴起身，与他的主人一齐看向我这边。

一言不发，卡尔一言不发，夕阳蜜色光芒浇灌大地，也洒了我们一头一脸，他没有一点叫我同去的意思，但他并没有迈开步子，蓝色的，像玻璃弹珠一样的眼睛直直盯着我，这是什么意思我心知肚明。他并不

“就这样？”

“就这样。”

“没有亲吻？”

“你到底在想什么啊？”

确实没有亲吻，在那个已经消散的梦里，我和他互相依偎，坐在他卧室的窗台上。他的脸庞还不那么硬朗，还是年轻的样子，我也还留着长发，他没穿上衣，只是简单穿了条裤子，他是顶着毛巾出现在我眼前的，我在为我的乐谱发愁，坐在那里只是为了晒干我的头发，他挨着我坐了下来，我想起我们再小些的时候，那时卡尔和凯瑟琳才刚刚认识，我们还差不多高，他金发碧眼，长得特别讨喜，只是天生瞧不起人的脾气总是惹怒了别人，但他这么做的确有那个资本。我是随着全日本的少年杯远征军来的，却也再也没有回到日本。

他懒散地用深蓝色毛巾擦了擦头发，也许是白种人的皮肤优势，刚刚洗完澡的他看起来白里透红，像奶油上点缀了一些抹匀的樱桃酱，金色的短发着了水，颜色才稍微深了些，我们被笼罩在一片半透明中，透过来的阳光很温和，他的房间里只有毛巾与头发磨蹭的慢悠沙沙声与纸张翻动的声音。

温软的光就在我们身后，只是隔了一层薄薄的半透明窗纱，我靠着他的肩膀，静静的。我向他摊牌时他也曾这样略微呆滞。他替我用毛巾擦了头发，而我在他怀里哼着那支轻快又简单的曲，秘密都藏在这半透明的白色之后，我自己明知道不该如此，我剪去了长发，就在更衣室外他不受控制地亲吻我的那一刻，一切都不再是风平浪静的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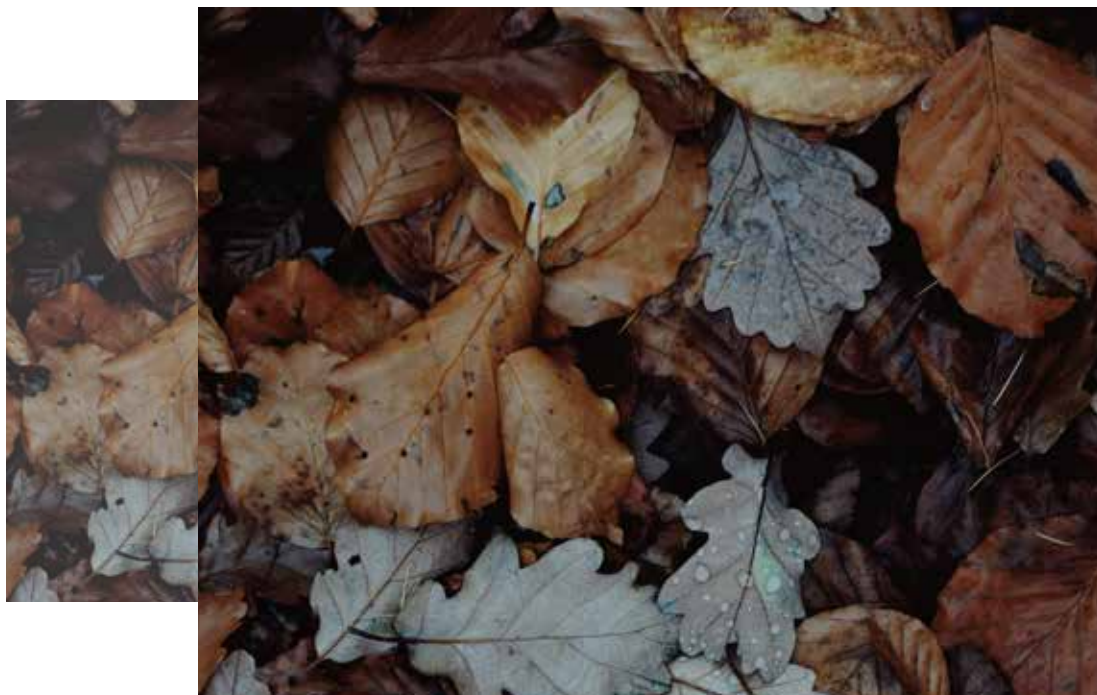
是的，起风了，可是没过多久，我们的心，迎来了风平。

不再谈论遥远的感情，只是将那些记忆一遍一遍地从脑海中捞出翻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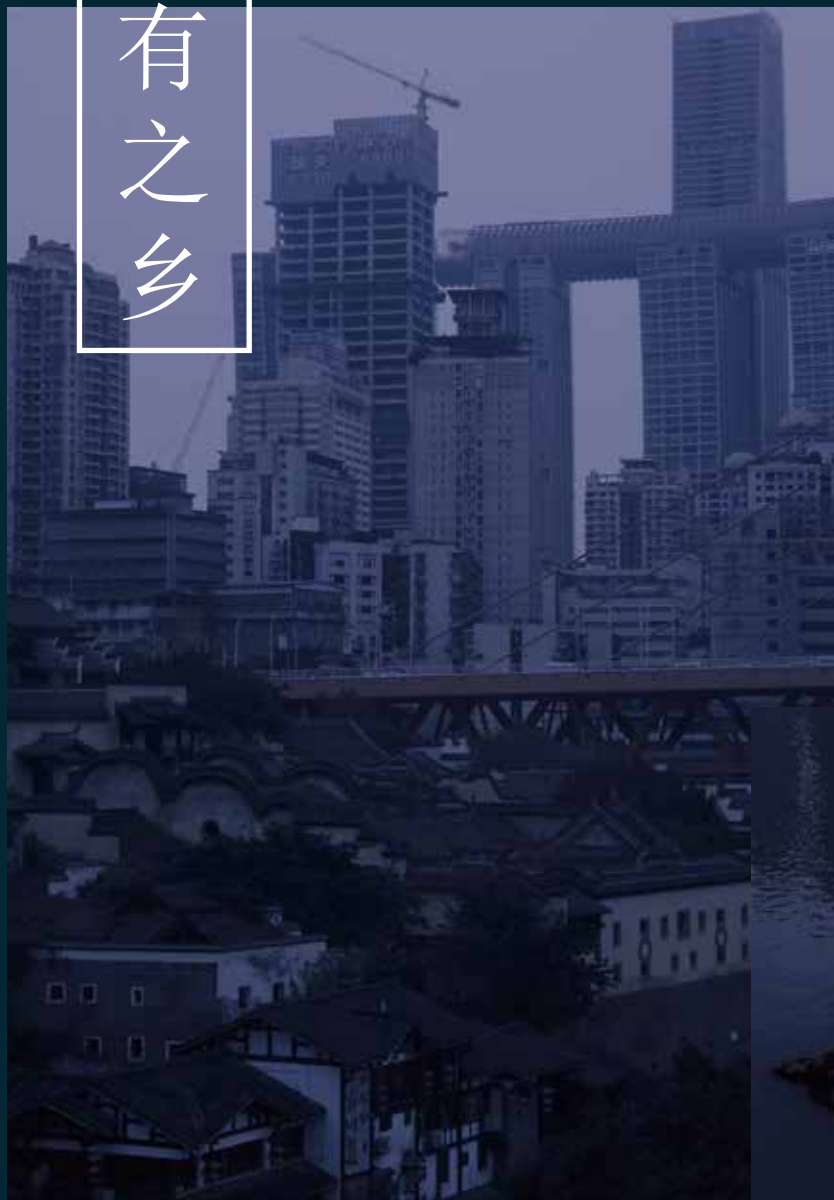
像那一日的我们一样。

卅
卅

——END



无何有之乡





18本2班

韦凯月

一升温
 雾兽便活跃起来
 天地沆碲一片
 楼上的灯透着雾
 连同路灯，悄悄地亮
 像混沌初
 被戳破了的天空
 透出天外的光亮
 风在耳边呼呼
 仿佛平静雾气下有个
 人
 忽远忽近地吹口哨
 他在告诉你
 另一个世界的景象。



秋日愿

18本2班

杜虞琪

暖阳洒落
 透过风铃闪烁
 穿过红枫斑驳
 滑过书页零落
 轻踩落叶纷乱
 红叶似蝶迷眼
 合书漫步林间
 许下再约之言
 轻风微拂
 引得风铃私语
 吹得红枫飞舞
 勾得行人驻足
 叶如故舞林间
 别离旧约兑现
 此去一别经年
 愿你经世平安



述怀

19 本卓越班

陈婉君

天地混沌初开，万物生就，十方同寿。余本芥子涓埃，降于世，实幸也。然一世须臾间，福祸轳轳，命途多蹇，难违也。百卉权舆秋败落，为英死，难违一也；人寰一梦醉难醒，难违二也；物有始终，难违三也。独处，尝念四季，春鸟啾啾，夏蝉齐鸣，秋水潜潜，冬雪撩人，造物者之佳馈也。余一世身为石榴裙，生性疏狂，不悉矩矱，惓惓守吾拙，作骚人是梦。然苦雨绵绵，铙羽束身，如今荏弱不堪，方觉痛为何物。潜然泪后皆觉淡，哀戚随风去罢，眉间笑影依旧。物有失之眉睫者，便不容再得，遂愿衣短褐，结缘桑田，捻花润唇，折柳饰冠，碧水为镜，青天作嫁，听流水铿然，阅山川清秀，断乎逍遥于天地之中，心为不系舟，穆穆无所求。又念性桀骜，情生涩，闻浅陋，不甘为庸。事与愿违人间几何，人无完人，又怨谁去？逆旅邈邈，而道向阳，浮世异梦，挥洒仓皇。

天下熙攘，利来利往，古之圣人嗤之不齿。而今又有几许人穷经白首为乐，两袖清风共月明，此情恰似杯中物，既来无所能御也。夫仁者克己修身善天下，明如月；道者顺天应地乐山水，轻似风。圣人不可得兼，凡夫不可及也无惑。人道轲軻，几人得悟，或削发，或自挂，而又有几人了却白发从心许？而余也不可。不逐人目，瑕瑜之别岂在物肤；不劳口舌，妍媸之辨又岂在一言？释缚单行，天地共之，弥途花熠熠，清风许十里。

笔尖梦花思千亿，寒鸦私语暮林栖。前路折桂因风起，回首银汉可曾期？
今心潮翻涌，似丝交织于心者，感慨也。故不才伏思慎独欲述怀，亦以喟尘世莽莽，只人不足道也。



江南

19本2班 郑子悦

一、“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



我从出生起便一直住在江南。江南不是广义上的、大江南北的那个，而是因为这座小城被一条江横穿，北边的叫江北，南边就叫江南。我不知道这叫法从何时来的，它现在有更多名字，开发区、新区、江岸区……都大同小异，反正我还是叫它江南，大家也都叫它江南。

因为城市小，只有一个江南就够一个人老病死一辈子了。例如我过去的家在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平凡之路上，由这条路直走路过幼儿园，穿越一些小巷就可以到公园，再走不过五分钟是书店，书店拐角是练字补习班，补习班对面就是商场娱乐的地方。

地方小，干什么都方便；同样因为地方小，干什么都不方便。

老旧社区的楼层普遍不高，墙体漏风不隔音，楼下还有一些大排挡，每天准时为城市贡献热量和音量。深夜排挡是寻衅滋事的好地方，你挡我道了，我瞅你一眼了，都可以成为吆五喝六、漫天叫骂的端由。幼时的我总是睡不好觉，导致父母也总被吵醒，大家睡眠不足性情更燥，赤面相对是常有的事。彼时我就一个人缩在

床的角落，埋怨他们也埋怨自己，幻想着楼下赶快来一场世纪交战吧，最后警察闻声出动，学着鲁迅先生说“我一个都不宽恕”。

但是幻想的场面几乎不出现。因为，这一切就是生活，夜晚地吵闹也不过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大家都挣扎在这个泥潭里（区别不过是“热闹是他们的”和“我什么也没有”）。我经常忆起当年自己的影子，那些被打扰的睡眠，划拳声，冲楼下地叫骂，赤红的脸，这样的生活让我全身发冷。谁也不知道这种生活究竟影响了谁，谁又拖累了谁，最终的受害者又是谁，反正总有人受害，自称的或是他称的都一样，都是受害。

于是我们搬走了，一直搬到江的边缘。这里是南北的分界地带，大排档的喧嚣和热气都已经远去，干净的酒吧里飘出音乐和香气，伴着清凉江风吹进心胸和骨缝。虽然冬日里同样会感觉寒冷，但是我很惬意在此处生长。

《半生缘》里，曼桢和世钧目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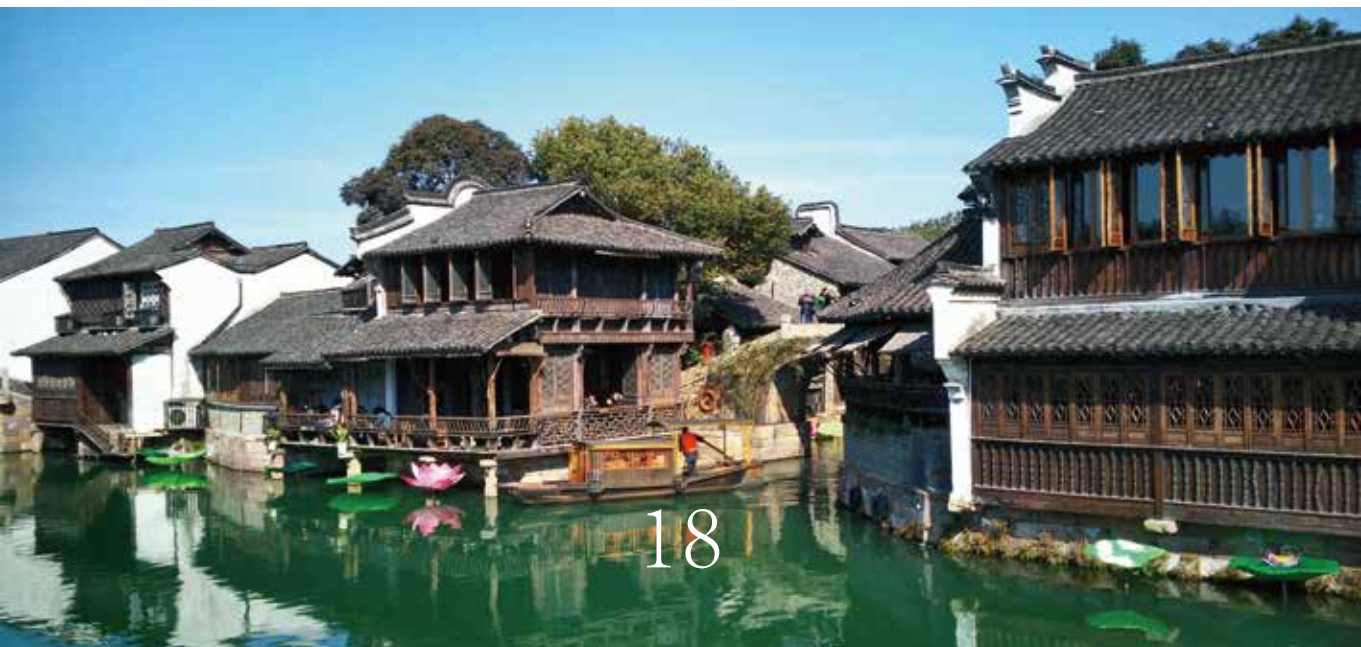


一位老者每天来街堂叫卖蘑菇豆腐干，每到黄昏时刻，他们在沉默中听见那苍老的呼声渐渐远去，一天的光阴也跟着一同消逝了。张爱玲称“这卖豆腐干的简直就是时间老人”。与之类似，江边出现了一群“时光青年”，有的披头散发、衣着不羁，背着吉他或者拖着音箱，胳膊夹着几张塑封过的A4纸片，游走于旧馆之间。我把他们叫做卖唱者。其实我不知道该拿什么词语去形容这一行人，“卖唱”一词并没有褒贬色彩，仅仅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叫得文艺一些，他们大概是中国版的游吟诗人。

一天天的光阴跟着歌声消逝。或许在流动小吃摊贩、擦鞋匠和卖茉莉花串的人眼中，卖唱者是身份更低微的异类，正如李大钊先生早就描述过的新旧事物关系——新的嫌旧的妨碍，旧的嫌新的危险。但是当这座城市一夜之间多了许多背吉他的人，而

且男女老少都有的时候，人们对于新事物的犹疑慢慢削减下来，卖唱被当做一种基本职业而被接纳了，卖唱者的日子也就不温不火地过。

有次我在屋檐下见到一个很年轻的新面孔。二十多岁的男人，很清瘦，头发寸长，手握一张巴掌大的歌单。那天的雨很大，我见他徘徊在屋檐下进也不是出也不是，出于一些好奇，也许还出于些许怜悯，向他点了两首歌。歌单不认识，就叫他挑最好听的唱。面对我这样小的顾客，他显然有些不知所措，小心翼翼地问：“是你父母叫你来的吗？”我摇头，他又盯了我片刻，慢吞吞地把吉他从背后转到身前。那是一把深色的木吉他，拥有内敛的美。我一下子心生喜欢。“这把吉他陪了我好几年呢，还好，没淋湿。”他自言自语，又拘谨地说：“那我要开始了。”我点点头。他五指搭在弦上，才拨了两下，又突然问



我“你很喜欢音乐吗？”

我一向是不耐与陌生人搭话的（哦，他真是意外）。但是在那一瞬间，或许是因为他低低的问询和温柔的眉眼压住了我的急躁脾气，我竟没有一丝不耐。甚至我的“嚣张”气焰也被他那副年轻逼人无畏无知的模样浇灭了——我开始逃避回答这个问题，感觉肯定或否定都不是自己想说的答案。

我支支吾吾的时候，他含有歉意地一笑，又说：“不好意思，我开始了。”

他唱歌也同说话一样温柔：低低的喃，不敢大声的。而他的歌——其实说不上有多好听，只记得嗓音混着雨水滴落的声音，吉他弹得委实不错，除此之外我真的什么都想不起了。慢慢唱完之后，他一直在揉眼睛，把那双本来就没什么光彩的眼睛揉得又红又肿。我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他只说了一句“小妹妹，你走吧”，我就转身飞也似地逃走了。

后来母亲问我零花钱的下落，我如实汇报，她沉默了一会儿，撇过头说“下次别再去了，那些都是骗钱的”就不再开口。我还记得她说话时



的背影，但我至今都不能理解她说的骗钱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还是会到江边去。

我也依然还能够碰见他，和他的木吉他。但出于某种忐忑别扭的心思，我再也没有正眼瞧过他了。我知道他会看向我，并且感觉到有几次他想叫住我，但是我，我就径直从他身边走过，好像双方是普通的过路人。我清晰地记得，那个视野相对、擦身而过的瞬间，一切都变成了慢镜头：他的脚步，他的眼神，我甚至能听到他心里发出的小声音，怯怯的想挽留人，同那些同龄的青年男女很不一样。但我仍旧不理他。

后来他怀着小心翼翼的神情面对所有人了，也许他的年轻气盛被眼前的生活慢慢磨平了去，只留下来一张带有苦相的脸。这是一个漫长且带着隐痛的过程，我不再像开始一样怜悯他，要怜悯的人多了，自然也就没甚感觉。我对他突然的漠视，是同他的期待一起从眼里流淌出来的，这是多么无端的、难以言喻的期待啊。他也许只是盼着我同他说说话，他不知道我走过的时候是什么复杂心情，他不知道我在不自觉地躲他，他不知道我听了母亲的话……他不知道，他始终心怀热望，一无所知。



二、“我把城墙垒得高高，却希望有人能越过城墙。”

那个夏天的雨水真多啊，天上地下到处都是的。

就在那段时间我读到林海音写的书：奶大了林家几个孩子的宋妈，自己的孩子却在不知情时没有了；一直等待心上人来接自己的秀珍，和女儿小桂子葬身在铁轨上；锐意进取的知识分子得先在那个年代也凶多吉少……《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和《兰姨娘》都把我看得好难过，还有“爸爸的花儿落了，我再也不是小孩子了”——《城南旧事》简直是童年刀子集。我在想为什么书里的世界如此真实呢？可能因为真实的世界就是如此不幸残酷。我见过许许多多卖唱者，有的驻吧演唱，有的游走在巷中，有的红极一时还有自己的艺名，但谁都不能长久，最后都不知去向。也许他们去到更大的舞台，也许已经放弃了这条无底之路。他们一茬茬地经过，像是在时间这生生不息的火树边溅落的一颗颗烟灰。看多了这样的人事，我也被赋予了一种不幸的能力：可以说出巷口屋檐下的卖唱史来。我的心快要和时光老人一样沧桑了。那一张张塑封纸片，难道不就是一个个吞吃梦想的陷阱吗？要不然怎么会有一个接一个人自投罗网呢？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失意人、伤心事呢？

我害怕再碰见那名男子，白白地叫人难过，叫人灰心丧气。他依然在那个屋檐角，无声目视着来来去去的

路人，似乎没有客人，从来没有客人。我对他的逃避和躲藏像浮在表面上的冰山，害怕则藏在水下——他几乎要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灾难，像一个乞讨者紧紧地缠着我。我之前所做的，包括好奇心、怜悯、无视，现在全都嚎啕着报应到我身上来了。我多希望他能去那些排档店游走，而不是只站着。虽然他始终保持原来的姿势，看上去似乎不怎么失落，但一定有什么东西同地上的灰水一起流走了，比如那双原本还闪着一丝丝光亮的眼睛。后来某一天，他不再背着心爱的木吉他了，吉他倒在他的脚边。又没过多久，江南再也没有他的人影和歌声了。

写到这里，如果依照我之前读过的书，主人公走到山穷水尽的局面，要么彻底自我毁灭，走向绝望的深渊；要么涅槃重生，迎向光芒的未来。这是所有人达成的共识，即问题必须被解决。可是生活怎么会一样呢？卖唱者，必然嗅到过理想的芳香，也预见过金光闪闪的未来，可是那个瞬间过去了，他所剩的只有充满灰黯的夏天，和一条荆棘丛生的前路。

所幸的是我可以在文章中杜撰出一名男主人公，他的人生可不会这么草草结尾不知去向，我应该写他年轻气盛的眼神，写他狠狠地撕碎纸片，写他背着吉他一边高唱一边离去。这样更为激进的方式一直都是我们试图



做的，可它不过是故事，终究是故事。现实是真正砸在你身上的洪流，哪怕只是由时代的一粒尘灰演化而来，你也没有愤怒反抗的机会。

我后来在烧烤摊上看见过那名男子，但我知道那其实不是他，因为我还在棋牌室里见过他，或者是他在送快递。这样一来就好理解了：其实我记不住他的相貌，或者他有千千万万个相貌。在我眼中，小到街巷大到江南的这些人，每一个都是他，每一个又都不是。人们大概都处在他的过去或未来的什么位置，即所有人不过是拼凑完成一个人的一生而已（我们共同期待过自己的人生，被误判，又迎来转折的命运，也都见到过那条金光灿烂的道路，现在也许是赤手空拳。）

寒冷的夜里我再次独自走在巷中，是江南的另一条著名巷道，我的动作与曾经的我基本重合。月亮真大啊，月亮下还有更大的、流动的云。已经是后半个深夜，大排档的灯光声

色早就没有了，谁家锈掉的铁窗还在嘎吱嘎吱咬着风。酒吧陆续吐出那些烂醉的顾客，有的大声嚎啕而有的静默着，楼上的住户居然一声不响。再过些时候，我会见到今夜最后一个人，也就是明早的第一个。他会将落在地上的那些废品收走，还会清理一下地面。他会带着手电，手电会发出一条长长的，刺眼的光路，像是一生要走的路（黑夜里千千万万条路，也有千千万万种生活，我如今已不再去想，因为我们必定会经历同一条路，同一种人生。）

我站在巷口，这一路走来，好像有人类的历史那么久。休息的霓虹灯一排一排列在灯柱子上，还有残余的热气散发到寒夜中。多少小时后它们又会将绚烂的光照到人们的脸上，像无声的问候，我还不清楚那之中的含义是什么，但我猜最深的东西也不过是如今总被反复提起的话题：温情，欲望，以及上一秒的梦想。

我将那时称呼为——破晓。





后记：我常常想事物的张力往往来自于克制，或者说矛盾。初见卖唱者的第一眼是惊艳的，哪怕当时的我意识不到那种惊艳之感，但是后来他确实流于平淡了，成为一个我想要丢掉的麻烦。我听见一个声音说：“you have to go.”他就一步步消失在我的视野尽头。

俯首躬身

20本2班 陈荣

婴儿的骨架好像总是支撑不起那光润的皮囊，于是在出生时他们就学会了俯首躬身的动作，它似乎成了人类自然而然地学会的姿态。直到暮年，皮肤松弛地挂在瘦弱的骨架上，耄耋之年的老人依旧以俯首躬身的姿态缓缓走向光阴的终点，最后不卑不亢的灵魂轻轻浮起。人的一生便以这样原始的模样开始及结束了。

有人说，弯腰低头是一种索取的姿态。淘气的孩子坏笑着，弓着身子，手心朝上，伸出弯曲的胳膊，嘴上扬着坏笑，向父母索取他心心念念的东西。劳动者向大地弓着身子，索取温饱。信徒弓着身子，将头重重地扎着指向静默的神像，吸引他用无为索取心安。病患弓着身子，双手抹去浮在额头上的汗水，向疼痛索取原谅。网瘾者弓着身子，向眼花缭乱的屏幕索取虚拟的自豪与满足。

我将自己的驼背也视为俯首躬身。这是我自小不注意养成的习惯，单纯地觉得这样能给我一种无以伦比的轻松感与舒适感，久而久之，骨头有了记忆。大人们总是相互寻求着解决孩子驼背的问题的办法。他们认为不论为人处事一定要昂首挺胸，否则就像个老气横秋、苟且之人。于是父亲总在我保持舒适感的时候猛地将我的肩膀往后拨，然后使劲地抬起我的下巴，而我总是感到别扭，在他的目光之余恢复我原来的姿态。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再提醒，感叹一声后重复那无用之功。而后，我愈发相信俯首躬身是人本能的姿态，它将会贯穿人的一生。而在我的俯首躬身间索取的是有血缘关系之人的监护与关心，也无意地索取着我们思想上的悖论。





我曾游于凤凰古镇，看到一位未被汉化的苗族老人从幽静的小巷里走出，踏着湿濡濡的青石板路，蓝色的衣袍被风吹起一角，身上的银饰发出清脆的响声。老人的脸上被皱纹缠绕，但她步履稳重，不紧不慢，她佝偻着像是落日压弯了她的脊梁。一旁的香炉内，蓝烟袅袅，盘旋而上，撒下一抹光影立刻在夕阳中消失了。不知是否她早已习惯如此，还是重重的头饰压得她被迫俯首躬身。听人说这里的苗族老人大多褪去繁琐的苗族服饰，若有穿着那些服饰的不过是贩卖情怀行乞。但那位苗族老人虽躬身缓步却无伸手乞讨之意，她在俯首躬身间立住了民族的文化与脊梁，我回味着她的背影，悲悯与同情油然而生。细想，俯首躬身的姿态确实有着索取的力量，在索取民族的生生不息——在悄然之间，无声无息，没有预告。

我曾到过乐山——一个梵音绕耳的地方。未步行多久，便有一尊尊佛像等待了你千年之久般立着。同行的有一位虔诚的念佛老人，嘴里念念有词，一颗一颗地卷着手里的佛珠。每走一步便对我说一遍佛像的名字，缓缓地弯腰，晃着脑袋向古迹作揖，并示意我一动不动是对佛的不敬。“我不信佛的。”我尴尬地笑了笑，心想着上了年纪的人总是带着一丝愚昧。于是她靠近我，神秘地，眼眶十分深邃，又有些惊恐，着实吓了我一大跳。她说她大病初愈，是来还愿的。于是我尊重她的虔诚，静静的在下一个古刹路口等她。她俯首躬身地行过每一尊佛像，呢喃间也在索取，索取着大病初愈后的心安。俯首躬身好像是一味良药治愈那些旧的、生锈的、阻塞的、结冰的、郁结的。垂下头，一身的烦恼忧愁都被倾泻，重新迎来轻松与祥和。古云俯首躬身作揖之礼，我想不过是世事如此的释怀与心安。

山记

19本2班

城市的山，海角的山，未走过的，山川万里的绵延。

一题记

在山我幼时很少见山。

蜀都是平坦的盆地，酷爱自驾游的家人带着我走遍了华夏大陆，独独没去过山。不是那盘曲的出川路傍着的山，也不是满是道观和温泉的峨眉，是那种带着一点纯粹、带着一丝庄严、温柔而宽阔的山。

十五岁那年，完成重点高中的升学考试，终于得机会，母亲陪我去了魂牵梦萦的长白山。

盗墓笔记的读者看长白，总笼罩着一种难言的纱。那是有些甜美的梦，许多人共同期待的承诺与约定，是人们年少的心中燃烧着的一些热血与冲动，回首来觉得自己年少莽撞，又忍不住莞尔一笑。

我那时却只是在黄昏的时候，静静地望着这连绵的山脚的火车上，

沿途满是冷肃而敛然的杉林，山脉在远方起伏，天空只一线，在杉林的墨绿与云层的深蓝间，透彻而干燥的白，却纯粹得让人想要下跪。

暮色已然深浓，沿途的灯光迟迟不肯亮起，我感到一种冷，一种这片天地给予立足于这土地上的人的空旷，丝毫不让人感到空虚与寂寞，只是身处其中，人自然而然也就会变得通透起来似的，感到无比的沉静与安然。



雪域的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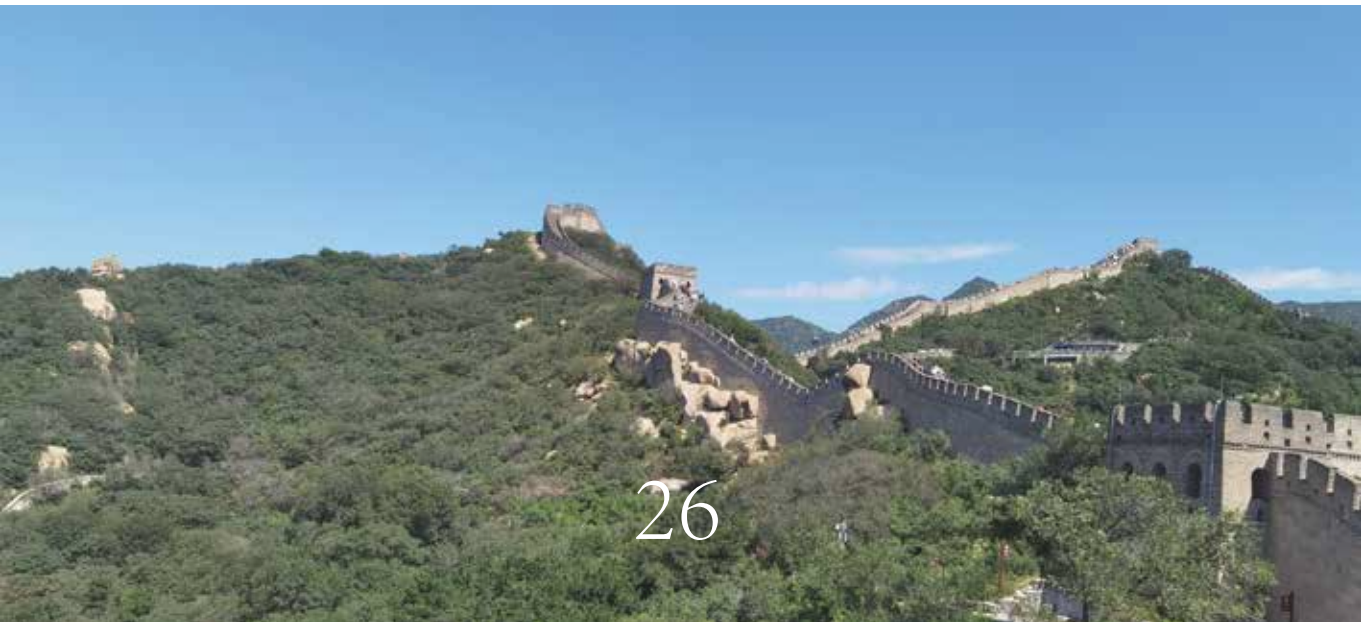
南国有着迥异于寻常印象的山，这是我居住在海南时觉察到的。南国的椰林、白沙与蓝得透底的海都与大家心目中的风景无差，山却独独从那热情而喧闹的热带风情中自成一格。倚在保亭（一个海南内陆的小县城）家中的小阳台上，倏然望见远方的七仙岭在清晨的雨雾间青碧袅娜的身姿，那便是这山赠我的第一眼清凉，扑面而来的爽朗一扫人起床时的困倦，当即便让我操着一双拖鞋兴致勃勃地要去爬山。

山里的上午是舒爽而温润的，趿拉着拖鞋走在山中，满目都是阳光与碎叶的舞曲，光影在石阶与草木上挥洒着艺术家的创作欲望，凌乱中飘洒着雨后泥土的腥香。鸟鸣直直地落进人的耳朵里，脆生生如一咬便汁水四溅的圆生菜，啼到人的心尖尖上，叫人把灵魂都给啼去了似的。山间的林木蜿蜒出盛大的姿态，在南国的热带间盘绕出淋漓雨水浇灌而出的茂密，间隙间的天空蓝得让人心醉。

南国的山是茂盛而热烈的，带有热带雨水的气息，淋漓炽热中有着湿润泥土独特的温柔。兼有晨间的清爽与午后的炽烈，却又在空透的湛蓝天空下积叠出泥岩与山石的绮丽与壮美，虽不巍峨，却也温厚而透彻。

南国的山。

山城有很多，我却走得很少，直到来到石景山，骑起自行车后才有所觉察，起起伏伏的坡道，蔓延出沿途的晚霞。石景山的天空贴得极低，有种难以言明的美，美得很开阔、很空旷。微雨后的黄昏，深深浅浅的云波翻涌着，卷起层层叠叠的褶皱。沉静的蓝，清爽的蓝，乍泄的天光，远处夕阳透出的光刺破那无限延伸的云，却又显得分外合宜。站在那样的天空之下，宁静的心绪下也不由得翻涌起舒朗，而城区却无法看到那舒卷的天空，想来便是得益于那宽厚的山坡，那绵延的沥青石子所包揽着的沉静和开阔。你读不到那山原先也许崎岖的形态，却能感到一种温柔的支撑感，被人类磨去的坎坷，却以独特的感觉舔舐在行人的足底。印象最深的是苹果园那边的坡道，略带费力的骑上那缓坡，山便在你的眼中连成曲线，那栋栋楼房间绵延的山，无比真实地提醒着你，山的存在。



北京的山。

谈山，人总爱谈攀登、目标、跨越生命的障碍，我却只能察觉到山的美。婀娜的山，宽厚的山，温润的山，眺望山，走进山，聆听山的呼吸，看山千百年来看的风景，山就不再只是山，也能融进你的骨血中，成为构建你的一部分。

爱看山，也爱山间的云，林间的鸟，在土地上绵延的温柔，总无法用区区多少千米来衡量。井底之蛙，难明大海之广阔，却知晓天空之青碧。那烙在心底透彻的蓝，让温柔的泥岳，在我凝望那天空时，总以宽厚包裹着我，不曾远离。

如斯幸福

19本13班王悦雨

沉寂已久的木梯被鞋跟敲出错错落落的声音，急切脚步就这样欢快地流泻下来，伴随一个瘦小身影的渐行渐远，悄悄隐匿。

厚重的阁门被一双嫩小手推开，拉开尘封已久的幕帘，光就这样欢脱地一跃而入，溅起一地细碎的光影。幸福，铺了一地。终于，她得到了这个从不许年幼的孩子涉足的地方的所有权。谁也不会知道，当伯父将这里的钥匙，那个开启这个古朴的书阁的钥匙，郑重交付于她时，她的双手是颤抖的。该不会这就是幸福吧？不然，自己心中被充塞的满满的又该是什么呢？她握紧了

手中那把钥匙，望着窗外明媚的太阳，莫名觉得有一种甜腻在空气中浮动，如斯微妙，如斯幸福。

忽然，她意识到，她就是这一方地域的领主。于是，她按捺不住地以一个主人的姿态去盘点她的珍藏。书架没过她的头顶许多，她机灵地搬凳子，好与它们平视。晶莹玉嫩的手指滑过或硬或软的封页——指出书的名录，檀口无意识地喃喃出声。在她看来，摸上那些质地不一的封面，亲口念出那些美的书目，都是那么的幸福。

每一份情有独钟都未必没有缘由，也许她的精神太荒芜，才让她在书的多情与丰满中，失了阵地，乱了心弦。

不羁的青丝垂落在纸上，投下一片暗影，仿佛要将她小小的身躯锁在这方角落。别人眼中，这是灰色的孤独，但那暗中分明迸出一串银铃似的笑声，空气都震得打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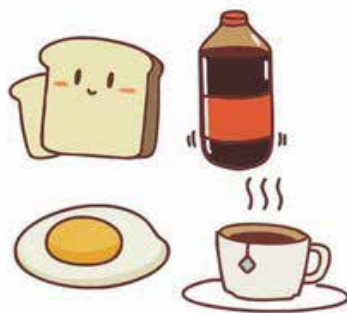


然后，又是一片宁静。金色的光雨洒在她的发上、衣上，她就要融化在光影里，静成了一幅画。眉，或聚或舒，总有幸福在流淌。

指尖一行行地掠过扉页，有一种踏实的质感传递到心间，甚至，她还触到了它崎岖的脉络。横亘在文字之间，将她饥渴的心与她或许永远不能见到的那位可敬的作家相连。心与心的交融互通，穿越时空，在这方书阁上演，那么的不可思议，却又那么的理所当然。

此时，她的眼底有细碎的晶莹流动。情兴高昂时，有笑意翠珠般迸进迸溅；心绪低落时，又有塞北的雪花纷飞。她的欢愁牵引着书阁的帘动，摇曳中，倾诉不完悲喜哀愁。

如斯简单而细微的幸福，此刻，唯她独有。也只有此时，她可以忘却岁月留下的伤疤，是谁用墨水在她幼嫩的脸上刷下屈辱的痕迹，抑或是谁在全班同学面前嘲讽质疑她辛勤努力的成果，那已不重要。她给自己的心灵上了一把锁，一年一岁，逐渐锈迹斑斑。恍然间，偶遇



书，如逢挚友，必要相约，走过今生后世。庭前几度花开花落，断不了郭靖黄蓉的侠骨豪情，泯不灭红楼梦事的爱恨情仇。在书卷里耕耘春秋，连同那段隐晦的记忆也成了戏文章节。就这么演完了一折，翻过了一页，徒留兴后余味，接受，释然，领悟，幸福。

暮光已然泻下，她依恋地拢书页，只等待他日的邂逅。隔板吱呀，作别孤独的身影，长梯影斜，徒留暮下萧瑟……

所有的情缘都是开始时最美，到后来，要么输给了岁月，要么付给了流年。但这方乐事，不论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已然成了三毛于荒凉尘世中永远鲜活的命脉。毕竟，唯如斯幸福，才能渡她劫难，助她超脱。

舞

会

19
本2
班
陈梦楚

我后悔没穿那条黑裙子在那次舞会，

辜负那晚月色如水。

应该将头发推成水波的样子；

束紧衣带 袖口喷上香水

丝袜套上被高跟鞋翘起的腿

会涂玫瑰色口红 因你一定会亲吻我的嘴

结果就没有再见面

只剩下我的裙子和我的悔



重来

19本2班 陈梦楚

什么规律可循？
我不想重蹈覆辙。
月缺月圆有常
天狗出没无常

什么规律可靠
不要犯同一个错
如何穿越沙漠不渴
搏斗海怪不饿

为何
十几小时睡眠也难忘
昨日的种种
爱神的新箭
射不中带旧伤的心窝



我要
今日的阳光
穿透今日的雾水
今日的翠鸟
衔着新铸就的铁环
昨日的美酒已发酸
更别说昨日的怨
我重生的躯体
只痛饮今日的悲欢

守夜人说



死亡的妖魔化——《球状闪电》读后感

18本2班舒晨

人死之后 肉身腐烂，在冰冷的地下，永无天日。可人之所以为人，绝不仅仅是因为这样一副躯壳。在医学上，死亡的评判标准是，肉体失去一切生命的迹象。但从未有人说过，存于这副肉身的思想或者说是人的魂灵，会去向何方。我曾经疑惑过，也试图寻找过，可终究是徒劳，我没走到过终点，如何知晓终点为何物？

有人说死亡是解脱，是去到了极乐世界，与人间不同，那是一个没有喜怒哀乐的地方；有人说死亡就是永远的消失，不复存在，那些鬼神之说不过是封建迷信的产物。但在没有绝对的证据之前，再多的解释都是假说，而假说终究是纸上谈兵，并无实在的意义。这个疑虑伴随了我许久，无数次，在深夜里，父母入睡，周围安静得听不到一丝声响的时候，我都会闭上双眼，在意识的洪流中寻觅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是个固执的人，周围人都说，朽木不可雕也，可我自得其乐，倒也不在乎旁人的眼神，直到我打开这本书。其实当最后一段文字映入眼帘的时候，我也没能找到答案，但它却给了我一个可以释然的理由。



《球状闪电》是一部硬科幻，很多人沉迷于这个现象本身的神秘，可于我而言，在这个故事背后隐藏着的是刘慈欣对死亡的个性化解读，这是一个理工男在尝试以文学化的视角，用科学界的物理知识去解读死亡的内核。

一个偶然的自然现象酿成了主人公悲惨的命运，父母的突然离去，也决定了他余生的方向。在寻找球状闪电的漫漫长路中，他遇到了同病相怜的老教授和那个让他一生都无法忘记的女人。冰冷的科幻中夹杂人性的温情，死亡究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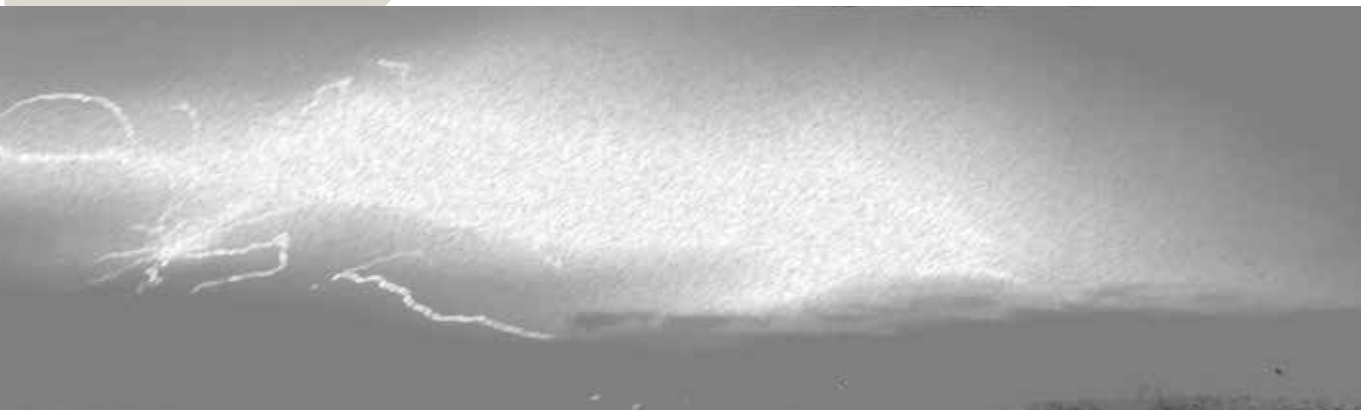
该如何定义？量子化的世界里，唯有爱可以跨越微观和宏观的距离。主人公的父母因球状闪电而亡，所以他一生都在追寻这个犹如鬼魅一般的存在，它可以穿过任何物质而不留痕迹，也可以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化为灰烬。老教授的妻子也曾这样消失在他眼前，可在她逝去之后的许多年里，这个冰冷的家中，都存在着她的气息，笔记本上甚至还不时地出现着她的字迹。

在古老的传说中，这样的存在，被唤做鬼魂。而在科学的世界里，却不可以容忍这样荒唐的存在。所以科学家费尽心思，为它创造了一个个性化词语——量子态。被球状闪电击中的人会化作量子态的物质，而量子，是微观物理学中的概念，是不可以被肉眼看到的，但你不可以否认这样一个存在。科学的尽头是什么？没有人走到过，自然也没有人可以阐述，就像生命的尽头，至今也不曾有过合理的解释一般。无人之处，到底是空虚寂寞的，可就算如此，也有人愿为之付出一生。牛顿

的后半生沉迷神学，究竟是他疯了，还是这背后有着千丝万缕、不为人知的关联？但是很显然，他没能找到这种关联。他的一生很长，长到可以永远活在物理的世界里，被铭记在世人心；可也太短，短到穷极一生都找不到一个问题的最终答案。

我敬佩书中的林云，就算在量子的世界里，她也不曾后悔自己的决定。一个信念，一份热爱，成就了她的传奇。虽然那也带走了她的生命，让她永远消失在了宏观世界，但她是快乐的。其实如今的霍金也不用再苦于肉身的束缚，可以自由翱翔在浩瀚的宇宙中，寻觅他一直没有办法找到的答案。若是这样推算，也许牛顿也已经知道了答案，只是到底是两个世界，他再也没有办法像公布万有引力公式一样，告知众人了。

我从前为何执迷于探索死亡究竟为何物，执迷于追寻死后魂灵的去向？因为恐惧。这世间众人，能真正做到“生有何欢，死又何惧”的人，又有多少？那些苦苦探求死亡的人，所为何事？不



过是想要避免死亡，一旦找到了死亡的秘密，就可以找到长生之法。古往今来，数不清的例子，纵然是一国之君，也是终日求仙问道，只因他不愿面对死亡。

没错，死亡是残酷的，我也曾这样认为。可在这本书中它似乎变得温柔了许多。这是科学界的死亡，浪漫而又神秘；也是文学界的死亡，有无限美好的遐想。虽然死去，却留有希望。那些逝去的人都成为了量子态的物质，看不见摸不着了，可他们仍然存在，只是遵循

着微观世界的法则，他们可以超越光速甚至跨越银河，永远与自己所爱的人或物相伴。如此想来，生命的尽头，我们虽然不知道会有什么，但一定会有爱，无论是对所在乎的人，还是对所在乎的真理。我们习惯于歌颂“生”的伟大，却忽略了死亡也可以温柔。同样是自然规律，为何态度相去甚远？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将它妖魔化，纵然是世人皆爱的“生”，若是为它罩上恐怖的面纱，自然也不会有人去接纳。



穿过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喧嚣与浮躁，走过一片片拥挤、新派的潮流建筑，在那喧闹街头的一角，有一座肃穆、威严的王府。雪白的玉兰，青绿的屋檐，暗赭的宫墙，即使是被风雨冲刷了百年仍能寻觅到她过去的璀璨。森森的院落，凛凛的王府，这里是医学的最高殿堂，这里是厚重威严的老协和。

老话说 协和

18本2班荆舒



“今天，让我来讲一讲我与老协和的点滴故事——”



回望百年，历经沧桑，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在风雨飘摇中开创了我国西医教育的先河；还看今朝，岁月峥嵘，北京协和医学院在砥砺前行中迎来了崭新的历史纪元。一百零三年的协和，有太多的风云人物，有太多的不屈傲骨，有太多的赤诚丹心，还有太多的严谨求精与仁爱奉献。

读完书中的一篇篇回忆录，对我而言记忆最深的既不是从无到有、开天辟地般的协和初建，也不是杏林泰斗、精英毕集的辉煌荣耀，而是那从一开始就刻进协和骨子里的严谨治学与严苛要求。大浪淘沙，百年协和传承至今，或许这才是她的奥秘所在。

过去的协和抑或说老协和，曾经只是我记忆里一张张陈列在校史馆里的黑白老照片或是老师们口中的一段段回忆与陈述。直到我读完《话说老协和》这本书，我才仿佛真正完完整整地经历了那段峥嵘岁月，从建校到招生，从入校到深入临床，我与书中的讲述者们一起穿越时空，共同成长在那一个个方块字的牵引下，我走过这百余年的风风雨雨，拨开岁月黄沙的掩埋，老协和的人与物、故事与回忆，落进我的心口里，融进我的血脉里。

话说老协和

其实，在协和的建立之初，协和的严谨就已体现在方方面面。对于选址的反复斟酌，对于楼层布局的多次改良，对于学生选拔的严格要求，对于教学内容的紧跟先进，无一不体现了协和对于办学的精益求精。协和对于学生的严格



要求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令人

咋舌的，协和历来强调重质量而不重因此每年招收的医学生和护士学生均不超过30人，不仅如此，在入学后还有严格的淘汰制度，甚至要求学生每门课都要达到优秀的标准，在这样的残酷选拔与精心培养下，协和的学生在对待病人时始终秉承着严谨、负责、专业的态度能够抽丝剥茧地发现病人的问题所在，使得协和医院成为患者心中“最后的希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这样的严谨与一丝不苟，形成了所谓的“协和标准”，留下了传承至今的“协和三宝”，培育了一代代有技术又有仁爱之心的医学人才。我们总是说细节决定成败，但真正能把严谨的风范做到这样的极致又该是多少人追求和坚守的成果。

过去，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在那个年代为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留下了一个协和，其中是否包含有输出文化话语权抑或是树立资本主义国家“友善、人权”的美好形象等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精神在本质上仍然是对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是对资产阶级统治权的巩固，或许协和医



话说老协和

的建立是美国资本家扩大对华影响力的一步棋子。但是，植根于紫禁城旁的协和，在这方土地和人情的滋养下，长成的却是最纯粹的“奉献与付出”的模样。那现如今逐渐崛起的中国与现如今的协和又能给其他的国家带去什么？在我看来，是一份中国人的“兼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大气担当。

协和人是有大爱的，他们的眼中首先看到的不是自身的利益而是整个社会所面临的困苦与挑战。在协和医院的建立之初，除了传统医学院里各个学科设置，协和医院里还设置了一个特殊部门：社会服务部。社会服务部是医生和病人的桥梁，当患者因生活贫困，无力支付医疗、住院费用时，社工人员会通过与人详细的沟通、调查以及每周的定期例会讨论给与患者以医药社会福利的决定包括减、免医疗费，资助生活用品，给与营养，路费甚至是殡葬救济。不论身家富贵与否，不论地位高贵与否，在协和，你都能接受到同样一流的医疗资源很难想象，在上世纪还笼罩着封建主义的中国，协和医院就已经将人道精神与平等贯彻得如此彻底。在今年年初，我国爆发了新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传染病新冠肺炎。自疫情爆发以来，协和人就始终站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不论是大年初一作为第一批驰援力



量奔赴武汉，还是一直在抗疫岗位上坚守到最后一刻才撤离湖北；不论是百余名协和医护与研究人员几个月的不眠不休，还是面对世界舆论仍然援助他国的气魄与担当；无论是曾经的非典、汶川大地震等突发事件，还是如今还未退去的新冠疫情，在这个国家出现伤口与疼痛的时候，协和人就用它的专业、无畏与大爱，默默地给这片土地弥合伤口，就如同在开学典礼上王辰校长曾说过的那样：“协和人，是在烈日骄阳和风雨中挺身而出的人。”



协和的百年历史，是一代代协和人筚路蓝缕、薪火相传的奋斗史，是探索中国西医教育和先进西医理论的发展史，是家国天下、护国佑民的担当史。走过了百年岁月，那百年的风景、百年的回忆、百年的感动都还历历在目。



今天，当你走进那片嘈杂的北京城中心，就在那方在安静的角落，就在那扇朱红的大门边，就在那块朴素的牌匾上，依然有一行笔锋苍劲、透着墨香的文字——北京协和医学院。如果你来到这座院落前，请你将回忆与现实编织，请你将过去与未来交融，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走进「老协和」的点滴故事。

由葛兆光教授所著的《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客观地讲述了一个更真实更普遍的古中国，带领读者更加客观地认识了解古代中国文化生活以及古代人们的思想。中国古代历史已然成为东流之水，滚滚而逝纵难回。学习古代历史文化，引发思考，最重要的是反观于当下并面向未来，历史之鉴才有其价值也。本书共十二回，较为代表性地记录了贯穿古代人们生活的“世界”观、古代的婚礼丧仪、家族礼法秩序、佛教和道教文明、古代人们生死观与幸福观、古代人们的信仰、风水五行之说，内容丰富，深刻地揭示了古代人们社会生活百态。读此书，可以对古中国有一个更加真实更加客观的了解，今昔相比，也可以对几千年历史变迁有更加深刻的感受与思考。文化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纵使如今的我们踏上了护理行业的征程，也不可否认文化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作用。

对古中国的印象，脑海中第一个蹦出来的竟然是“固执”一词，因为本书的第一回着实令我印象深刻。古中国的时间范畴大致在公元前两千年至19世纪，然而直至万历十二年（1584年），因为利玛窦的《舆地山海全图》的引入，人们的“世界”观（“天下观”）才发生前所未有的冲击性的改变。因为在此之前古代人民迷之自信地认为中国乃天下之中心，九州之外皆是蛮夷，尽管受到了张骞出使西域获得的事实冲击以及佛教传入带来的巨

19
卓越班
陈婉君



葛兆光教授视觉 下的古代中国



大思想变化，知道了之前认识之谬误，也没做出根本性的认知改变。可见，古代中国之封闭，之自我约束，之追求安乐可谓千年来从也未变，吾辈须驻足以发深思。

关于礼仪文化，作者主要通过介绍婚礼丧仪来揭露古代人们对礼仪的重视。从婚礼丧仪引出了家族宗族之制、长幼有序以及家族共同体，通过这些，我们可以初步看出古代繁琐讲究的婚礼丧仪背后，通过礼法的约束，维系的竟是家国秩序！孔子的儒家思想自建立以来，其礼制、礼貌、礼节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直束缚古代中国人民，大到家国思想小到穿衣戴帽之讲究，都受其深刻影响。从“正名”可看出古代中国对礼仪的重视，从“敬”“仁”思想可看出人们对国家内部稳定与和睦的高度追求。相比现代，人们受到了更加自由化思想的冲击，儒家思想渐行渐远了。但其维护几千年国家秩序的作用在历史上永远辉煌而熠熠闪光。

神秘的罗布泊与古楼兰将我们引入了古代中国与佛教源远流长的故事。佛教自西



而来，相信绝大多数人们认可这个说法。然而作者介绍了佛教传入中原另一种可能性——从云南传入经四川而来。这令我震惊！这种假说在另一个角度象征着古代中国并不是那么封闭的，也需要外来因素去推动它的变化，正所谓“条条大路通世界”，人们会去探索发现。这使我对古代的了解又更新了。也正因为这种探索力量，我看到了古代人们对世界的求知的精神。关于



佛教，在我印象当中它是处于一个绝对的唯心主义地位，而且一触及佛教往往想到俗世皆为苦海而产生悲观情绪，但是其超越世俗看淡生死观念确实让人佩服！佛教被引入中国，继而融入百姓生活，在带给古代中国思想领域一个神圣世界的同时，冲击着中国文化与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历史文明的进步与人民思想的解放，带给苦难人民一丝信仰与一丝希望。当然，类似虔诚行善，诵读经典，以逃避“末世”厄运，超生上天，躲过灾难，这些理念鄙人认为只是美好的幻想罢了，不过似梦幻泡影，终究是浮云一片。现代社会，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告诉我们，唯物才是科学，才可以创造实实在在的现实价值。但是我们不打击宗教信仰，同时认可宗教信仰存在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后面，作者重墨描写佛教，关于禅宗，关于观音菩萨，关于“入乡随俗”的佛教，展现出文化碰撞产生的火花。然而，作为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与佛教就不同了。佛教消极至甚暗含逃避思想，道教虽有避世心理

，却勇于乐观寻找解决方案。从“炼丹术”“养生术”就可以看出道家积极应对人之生降于世所要面对的各种困难。我个人还是非常崇尚道教，特别是喜爱老庄思想——那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反观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如此之快，我们更要学会积极去应对，不妨驻足，寻一处幽静之所，领悟生命的意义，去看看大自然，短暂地与自然合为一体，感受自然的“永生”……

读完此书感慨万千于心，笨口拙舌于此，第一次感受到了中国古代文化之繁多，之博大精深，一时无以言表，细枝末节因纸短故难以一一详尽叙说，如鲠在喉。然，此书阅罢，收获颇多，故撰文以荐之。



护航访谈



A photograph of a person sitting on a ledge of a building with orange-brown panels. The person is wearing a dark jacket and is looking down at something in their hands. The building has a grid-like pattern of panels and a door is visible on the left side.

PU
MC

护航杂志社人物专访——学生会主席

18本2班 荆舒

导言



国庆期间，我有幸采访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护理学院第二十四届学生会主席荆舒学姐。

学生会主席应该是什么样呢？采访前，我们有许多幻想，或许应该是成熟稳重、冷静老成、精明干练……

然而，在早晨温柔明媚的阳光下学姐站在圆厅栏杆边，如同邻家姐姐般亲切温柔。在采访中，慢慢了解学姐亲切温柔又不失沉稳执着的多元特质。

在总结学姐采访内容的时候，我们发现，从学生会干事到学生会主席，学姐都是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在大学期间通过不断的参与去寻找

适合自己的活法和一个能够长期稳定的方向。在保证学业的时候努力去拓宽自己生命的宽度，去探索生命的可能。我想学姐仍然在执着找寻自己人生道路的方向。我们绝大多数新生进入大学时其实伴着迷茫彷徨。可是有人选择了在这种迷茫中沉沦，有人选择在这种迷茫中自己寻找方向。



Q & A 环

1. Q: 第二十四届学生会换届前不久刚刚举行, 请问您从干事、到副主席兼社团联盟主席、再到学生会主席, 对您而言, 有什么改变吗? 职务和想象中有什么不同吗?

A: 首先是责任不一样, 职务和责任会有不同。在部门中, 只要做一个活动的某个内容; 但第二年, 担任社团主席, 就要负责整个社团的事情; 今年在学生会做主席, 就要负责整个学生会的一些事情。第二个是感觉对我的挑战变大了, 做一个任务和一个活动肯定挑战性会更大。

和想象中基本是一样的, 从干事到社团主席还是有一段适应的时间。今年是协和百年, 会有很多机动性活动。这些活动是没有经验的、全新的, 只能靠干事时做事的一些经验和自己的一些感觉来办好这些活动。

2. Q: 忙并充实着, 累并快乐着, 可以说是对学生工作者非常贴切的形容了那您在这几年的学生工作中, 都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A: 收获最大的是经验。
其次是会认识更多的人, 不管是学姐也好还是学弟学妹也好, 认识更多的人, 可以和大家一起工作, 也是一件很快乐很幸福的事情。另外, 从大家身上的优点, 甚至犯的错误去学习, 可以取长补短。

3. Q:了解到您之前是学生会副主席兼任社团联盟主席，如今又是学生会主席，工作繁忙请问您是如何平衡学习、工作和娱乐的呢？

A:：这种时间管理的问题。首先是一定要分轻重缓急，比如这个工作很赶的时候，那肯定是要先处理这个问题。那如果是临近考试周，那肯定是以学业为主。然后我觉得就是，只有学有余力的时候，才可以去考虑这些问题。

4. Q:前几天学生会、社团招新活动刚刚落幕请问您对学生会新成员以及改革后的学生会有什么期待吗？

A:：首先改革对学生会来说确实是个挑战，有很多担心。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平稳过度下来。第二就是希望他们可以摆正自己的身份，认清自己在学生会的职位，不要有很浮躁的状态希望大家来学生会是来积累工作经验的不要干一些有损学生会形象的事情。

另外就是希望大家能在学生会收获一些，不管是友情、学习还是人际交往。

当然最希望他们就是多办出一些有特色的活动，丰富大家的生活。社团那边也是，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

5. Q:请问用一个词评论您，您会认为是

A:：少年老成（笑）表面上很稳，做事很有自信，但实际上内心还是个非常普通的小姑娘。我会比较介意一些，同学之间的关系、感情，比较重感情。但学生会的一些事情有时候因为要做到公平，没法重感情。有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会想好多。

6. Q: 请问您对学弟学妹们如何安排全新的大学生活有什么建议吗?

A: 首先是学业。学业是最重要的, 拿到我们学院这样一个很好的文凭, 对大家以后都是有帮助的。

还有余力的话, 可以多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 不仅仅是学生会的, 还有一些志愿活动班级任职什么的。可以多积累一些经验, 不论近期还是长期, 对大家都是有一些帮助的。

7. Q: 学姐目前是大三了, 请问学姐对未来发展有什么看法吗?

A: 希望继续在护理行业发展, 选择向上深造。





监制

陈京立 张京煜

主编

陈梦楚

副主编

李漪洋 施呈昊

执行主编

李欣悦

文字编辑

蒋琚 赵雨琪 程乔璐 刘涵
贾烨如 赵婉辰 余丞捷 杨淑琪

美术编辑

李晓 吴金铃 毛子冰 王可欣
于怡麟 曹雯佳 陈荣 丁星悦
郭婧雯 黄睦涵 金亚罕 仇紫萁

封面图片提供

万佳

Have A Dream



早，
试试
给你的
雨。”
我笑着
看着爷
爷，爷
爷
看上去不
太
相信，但
也是
微微弯
着嘴角
对我
点了点头。

次日正午，药材已经晒得半干，
拿出其中的一些泡在热水中后，我便
拿去给李爷爷服用。李爷爷见着这药
做的有模有样，便一口闷了下去，竟
还感受到了一股回甘。

陪着李爷爷休息了一下午，一天
下来，咳嗽确实好了不少。晚上就寝
时，李爷爷竟第一次半夜三更没咳
醒，这几天来终于睡了个安稳觉。

三

在与李爷爷商讨之后，我便在李
爷爷家门口摆了个小摊子，在李爷爷
的到处宣传下，每天都有不少人带着
孩子带着年老的父母来这里就诊。有
次，邻家的吴叔打猎时不小心弄伤了
手出了不少血，我便找了些地锦草捣
烂敷在吴叔的伤口处，不一会儿血就
止住了。久而久之，邻里相传。随着
村里因病逝世的人越来越少，我不知
不觉竟成了村里的“活神仙”。

四

在十一月的最后一天，村民从山
上救下来了个昏迷不醒的外人。好心
的村民把他送到了李爷爷家，围在一
边等着我给他疗伤。

看着躺着草席上，身上残有血渍的男
子，我心中不免猛的一顿。

“咳咳……咳……”男子闭着眼，猛